

内心生活

[意] 莫拉维亚 著
陈 兆 阳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长篇小说

内心生活

(意大利)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Albert Moravia)

注：1978 年意大利语第一版，书名“La vita interiore”
(内心生活)；

本译文据 1980 年英文第一版转译；英译者 Angus
Davidson. 英文注改名为“Time of Desecration”
(亵渎时代)

(京)新登字 172 号

内心生活

陈兆阳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陕西省五二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 插页 249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元月陕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 7-5059-2177-0
I·1548

定价: 10.90 元

内 容 简 介

长篇小说《内心生活》，一九七九年曾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教会以“有伤风化”为由，对本书作者莫拉维亚进行了一次次讨伐。这部历时七年，七易其稿方才写成的书中，莫拉维亚摒弃了传统的手法，以“采访体”的形式，让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女青年，侃侃自叙她对家庭、阶级和社会的反叛经过。

女主人公德西黛丽亚是个私生女，由一寄居罗马的美国富孀收养。她从养母身上看到了富人冷酷自私和荒淫无耻，决心以自身的力量，亵渎那个社会中貌似神圣的一切：宗教、家庭、婚姻、货币、爱情、信仰以及道德教养等。因此她在教堂做弥撒时撒尿，迎合养母的乱伦欲望，用钞票作手纸，以色相胁迫男青年

朝父母结婚合影上吐唾沫，演戏般的卖淫，辱骂先贤以粉碎男青年的偶像，偷窃，说粗话……做完这些，她更进一步混迹于所谓的“革命”者之中，企图用剥夺有产者的方式为城市“革命”提供经费，但她最终看出这些自封为“革命”者的家伙垂涎的正是她已亵渎过的，同样是自私荒淫之徒，她开枪打死夺去自己童贞的一个“革命”者，又走向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去了。

作者着力写出女主人公的心理矛盾和思想演变，并进而探索这后面隐藏的社会问题。女青年——或者说一代青年——的“内心生活”成为震动意大利的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时期社会生活的折射。

作家小传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1907~1990. Alberto Moravia), 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 国际笔会主席。

1929 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冷漠的人们》, 轰动了当时的文坛。随后发表的作品有: 《未曾实现的报负》(1935)、《阿谷斯蒂诺》(1944)、《罗马女人》(1947)、《随波逐流的人》(1950)、《鄙视》(1954)、《乔恰拉》(1957)、《罗马故事新编》(1959) 等。在这些作品中, 莫拉维亚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1941 年写成的《假面舞会》和 1954 年的《罗马故事》曾被译成中文。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 莫拉维亚的视角转向“个人安定与富足后是否就有了幸福”这个命题上, 他不象西方许多作家那样, 依靠宗教思想或形而上的探索, 而是以作品中具象一行为, 证明后工业社会不能给人类提供超越性的伦理, 从而不能保证人类的幸福。这时期的作品有: 《愁闷》(1960)、《走到尽头的人》(1964)、《注意》(1965)、《它》(1971) 等。

《内心生活》初版于 1979 年。在这之后莫氏写了反映希特勒崛起期的长篇小说《1934》(1982)、核恐惧和两性感情纠葛的长篇《偷窥者》(1986) 等。

莫拉维亚已于 1990 年逝世。

犯罪年代

第 一 章

德西黛丽亚：我名叫德西黛丽亚。我体验过一种声音。

我：一种声音？什么样的声音？

德西黛丽亚：我用一本书上的话来回答你。

我：什么书？

德西黛丽亚：《圣女贞德》。她也有这种经历。书上这么讲：“这种声音是在一个夏日的中午，我在我父亲的花园里第一次听到的。在那前一天，我开始斋戒了。每当我听到这种声音，从它传来的方向几乎总会出现一种亮光。第一次听到它，我就发愿，要把自己的童贞献给它，当然，如果这么做能使上帝快意的话。”

我：干吗要提到圣女贞德？圣女贞德跟你有何相干？

德西黛丽亚：上面那段话里提到两种东西，正好与我的情况相同：声音和童贞。多年来，一种声音一直在对我讲话，在指导我并命令我。而且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同圣女贞德一样——以自己的童贞发愿，直到某种事情发生为止。事实上，我的情况也正如圣女贞德的情况相同，声音和童贞紧密地联系着；一个裁决另一个，一个因为另一个的存在而存在。

我：但是，你的童贞——你并没有发愿把它奉献给上帝，对吧？

德西黛丽亚：没有，我把它奉献给了别的东西，这种东

西至今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具有神圣的意味。

我：那是什么东西？

德西黛丽亚：我现在不讲。听了我的故事你自然会明白。

我：你现在还是处女吗？

德西黛丽亚：不是，不再是了。

我：这就是说，你发愿要为之奉献自己童贞的那种特殊的事情发生了？

德西黛丽亚：不，并没有发生。

我：那么那种声音呢？

德西黛丽亚：声音已经消失了。

我：你不再是个处女时那种声音就离开了你？

德西黛丽亚：是的，是这样。我要告诉你我是如何同时失去那种声音和我的童贞的。

我：也就是你发愿的故事了？

德西黛丽亚：不妨这么叫，我的意愿的故事。

我：你第一次是怎么听到那种声音的？

德西黛丽亚：这件事发生在一天夜里，当时我饿得慌，就起来到厨房找点儿吃的。

我：在哪儿？

德西黛丽亚：在一个宽大的豪华顶楼上，它占了罗马帕里奥里广场一座大厦的整个顶层，我和我妈妈薇奥拉就住在那儿。

我：那时你多大？

德西黛丽亚：12岁。我当时跟现在可大不一样。

我：大不一样？

德西黛丽亚：我当时是个胖姑娘。

我：胖姑娘？

德西黛丽亚：对了，我是那种肥胖孩子，对他们来说，脂肪均匀地分布在身体各个部位，而且似乎一笔勾销了刚刚开始的女性的所有特征。你见过装低音大号的箱子没有？正像这种乐器装在箱子里一样，我的身体也被脂肪的信封包裹着，使人认不出真实面目。我没有屁股，没有肚子，没有臀部，也没有乳房，只有肥胖，我记得——就如同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当自己走动时大腿相互摩擦；我总能体会到一种自己总也习惯不了的受侮辱的感觉，使我充满了隐隐约约的烦恼，好像肥胖是一种无法补救的退化的标志。事实上，我当时也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无异于优雅的女性身体运动的漫画化；并且似乎这些还嫌不够，我还被一种持续不断的饥饿感折磨着。

我：也许你当时的肥胖就在于你吃得太多。

德西黛丽亚：不，恰恰相反，我吃得多是因为我的肥胖。也就是说，我吃是为了安慰自己，用食物来消除烦恼。事实上即使不饿我也吃，因为某种神经的刺激使我不得不这样就像有烟瘾的人受到刺激，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一样。比如说，当我正做课时，我也许会觉察到自己两腿之间或乳房下面发痒。因此我会把手伸到发痒的地方，我就会重新感到自己有那么一会儿已经忘掉了那肥厚的脂肪。搔过痒，我就直接用同一只手抓起一袋糖果，拈出一颗放进嘴里。我总在手边的抽屉里存放诸如此类的食品；用这种吃法，我就会再次忘却自己的肥胖，同时也完成了增肥的精确步骤。或者我会站起身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摸到什么就拿什么：剩的冷肉、青菜、布丁、乳酪以及成罐的蜂蜜和果酱等等。我会漫不经心

而又快速地填饱肚子，然后嘴里依然塞满食物，走回自己房间。早上走进校门之前，虽然我已经吃过早餐，却照样走进糖果店买些蛋糕，带到课桌上，在上课时慢慢吃掉。我房间里到处藏满了盒子和小包，写字台上和抽屉里散落着面包屑和吃剩的东西。我不仅是个饕餮者，同时还是个小酒鬼。我最喜欢葡萄酒，我的喝法是对着酒瓶仰脖子大口直灌，然后抹抹嘴唇了事；不过我也爱喝小瓶装的烈酒，客厅酒柜里这种酒成排地摆放着。我就是为了醉过去才喝它。只要我觉得自己醉了，我就转身回到自己房间，锁上门，取下钥匙，倒在床上手淫。

我：你当时就手淫？

德西黛丽亚：是的，相当狂暴地手淫。

我：你什么时候开始手淫的？

德西黛丽亚：我不知道。我一直这么干。

我：你手淫时在想什么特别的事吗？

德西黛丽亚：不，什么也不想。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机械的活动，只不过能使我在几分钟内忘掉自己的肥胖罢了。

我：总是你的肥胖！

德西黛丽亚：在我自己看来，肥胖就是当时我的一切，我所不愿意成为的那种样子的象征。另外，饕餮本身还带来一些——怎么说呢？——派生的特性。所有那些贪吃和酗酒，总是在匆匆忙忙的状态下进行的，同时还带着一种模模糊糊的犯罪感。这使我变得狡猾、虚假、虚伪和诡诈。我当时觉察到了自己的过份贪吃，但这种意识无力而软弱，只不过使我更加愁闷罢了。而且，当我确知不仅是自己，其他人也注意到了我的肥胖时，那份愁闷就成倍地增加了。别的先不提，

我妈妈就注意到了。

我：你是说你妈妈的眼光和你相同吗？

德西黛丽亚：比我的更糟。她不像我因自己的肥胖感到忧郁愁烦，而是生气、失望、恼怒和烦躁。我看到她的这些态度中反射着我的丑陋的罪过。她因我的丑陋而产生的恼怒，正和她花大价钱买了匹良种赛马，结果时间证明它只配上肉店柜台时产生的情绪一样，方式和理由也完全相同。

我：出于什么目的，你妈妈会认为你应当去进行竞争并获得成就？

德西黛丽亚：生活中所有那些她无法达到的目标和最后不得不参与的种种竞争。

我：给我讲讲你母亲，她干些什么，是什么样的人。

德西黛丽亚：我的故事开始时，她大约 40 岁，是美国籍意大利人，嫁给一个名叫帕尔斯的美国籍希腊人。她跟自己丈夫在中东呆了许多年；他是个建筑商，建造了成打的东方城镇。后来他们回到罗马，丈夫死去，留下她和三岁的我。说到这儿，你应当知道一件事：薇奥拉并非我的生母。薇奥拉和她丈夫刚到罗马安置下来就收养了我。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养女，很久以后才知道。以后我会讲给你听的。

我：谁是你的生母？

德西黛丽亚：一个工人阶层的女人，她抛弃我似乎是为了能活得自在点儿。我一直怀疑她也许是我们那座房子里的女佣，薇奥拉即使不是我的生母，他丈夫也会是我的生父。不过这仅仅是揣测。不管怎么说，我从未费神去弄清自己那乏味的出身的秘密。你会看到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谁是我的双亲，而是他们属于哪个阶层。事实上，不知怎么的，我避

免成为我生母那样的人，我只想确定她属于工人阶层。不过，你想知道的是我养母是什么样的人。首先，我得说，她很富。

我：财富并非一种个性特征。

德西黛丽亚：对她来说是。她首要的标志就是富有。正像其他女人的首要标志是头发颜色或深或浅，她的首要标志是富有。

我：她非常富有吗？

德西黛丽亚：是的，她相当有钱；但关键不在这儿。

我：关键在那儿？

德西黛丽亚：关键在于她“仅仅”富有。

我：仅仅？

德西黛丽亚：我意思是说，由于多种原因，她在生活中除了钱财，别的无可依傍。

我：你说的“依傍”是什么意思？

德西黛丽亚：薇奥拉是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无祖国”的人。我这么说不是用这个词通常的意思，而是在一种更完整的意义上。如果可以这么表达的话。她的无祖国，不仅仅指她同时有美国、意大利和希腊的多重关系，没有自己的乡土，而且还指她的社交和家庭。因为单从法律角度看，也就是说，从她的护照上看，她是个美国公民，表面上看她也有个家庭并置身在社会中，但事实上，她是我见到的最令人迷惑的没有“根”的人。而且你想想看，她不讲任何语言。

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她总得讲某种语言，即使讲得很蹩脚。

德西黛丽亚：或许我没能表达清楚。我是说，薇奥拉不用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她所做的只是使自己理解，就像旅

游者在外国时的情形。

我：她讲什么语言？

德西黛丽亚：英语，但那是一个移民的英语，不合规范而且结结巴巴。这是因为她虽然生在美国，却很少受教育；她讲的意大利语是简化了的，并带着方言俗语的混合物（她父母是从加勒比海地区移往美国的）；她还讲点儿法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在家里一般用意大利语。当她生气时或打算显得粗蛮傲慢时，她又会令人惊奇地冒出英语来。她的法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都很有限，作为点缀，时不时在讲话时抛出几个，就像风暴后一艘将沉的船抛弃货物。她即使在语言方面也是无祖国的，是一个真正纯粹而又独特的怪物。

我：这么说，你认为财富在某种意义上是她的祖国，她的根就在金钱和金钱带来的幸福之中。世界上这种人俯拾皆是。

德西黛丽亚：你错了。她当时从任何角度说都不看重钱财，她看重的是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如家庭和社交。

我：你是说她的生活由一个养女和罗马社交界这两个方面组成。

德西黛丽亚：你又错了。她的生活靠性来维持。她刚来罗马时，家庭生活和在社交界的位置也许是她主要的生活内容。但距现在已经太远了；除了那种愚蠢的渴望和固执的希求以外，一无所剩。

我：她在渴望和希求什么？

德西黛丽亚：总有一天也许会出现奇迹，她会得到自己以往全力以赴也未曾获得的一切。与此同时，她完全清醒而又绝望地把性作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内容。

我：她是什么？性狂人？

德西黛丽亚：她并非像某些人那样孤注一掷。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缺少更好的内容；用一句你乐意听的话说，也就是缺乏她本能地认为层次更高的东西。她倒愿意成为一个好母亲和一个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夫人，但不巧的是这两种东西都作为惯例或作为行为准则而非一种体验展示在她面前。与此相反，在她绝望时，性成了一种真实而又纯粹的东西，她自然而然会急不可待地沉溺其中。

我：你怎么会对你的养母的情况了解这么多？

德西黛丽亚：我对你说过，她脑子里还不时会闪过一线希望，某种奇迹会把她从性的领地内拽走，在一个采用不同价值标准的现实内恢复她或限定她。有时，她会自愿朝这方向迈进一大步。说到她的社交野心，我还保留着关于一次社交大灾难的精确记忆，久远而令人吃惊。我当时还是个小孩。

我：一个大灾难？

德西黛丽亚：是的。可以说那是一次盛大隆重的招待会，她邀请了上百位客人，但好的客人们相互订立了契约似的，没有一个露面。

我：没人露面？

德西黛丽亚：是这样。简直不可置信，一个人也没来。我还记得那些准备工作，尤其是那些大得吓人的盘子，摆放在两张大桌子上，里面盛满蛋糕和其他食物。我还记得薇奥拉穿着一件不寻常的长礼服。

我：干吗说不寻常？

德西黛丽亚：你知道为保温给茶壶包的棉罩子吗？或者

委拉斯贵支^①时代女人穿的那种带箍撑、膨大起来的裙子吗？薇奥拉为那次宴会穿的就是类似的服装。我当时在场，非常惊奇又非常羡慕我养母的衣着。首先，她的女仆帮她在腰部系好衬裙，那像个箍圈，薇奥拉的身体箍在里面看上去那么苗条，像个青春期少女；和阔大的鲸骨裙撑正好形成对照。接着她把那件连衣裙从头上套下来，裙子带着花边褶，一直拖到脚边。那件衣服背后开叉很低，一直到她腰间，几乎整个后背都露在外面，而这正是薇奥拉最漂亮的部位。而从前面看，她那不怎么丰满的乳房给紧身胸衣包裹着。我当时毫不怀疑那件衣服出奇的优雅，而且薇奥拉将是宴会上最美丽的女人，那场宴会也会大获成功。我记得自己当时围着她一边跳一边不断地说：“妈妈，你会是她们之中最漂亮的。”啊哈，我没预见到不会出现这么一种竞赛，因为如我说过的，客人们似乎串通一气，没有一个人，绝对没有一个来参加那个宴会。薇奥拉装扮好以后，神情庄重而又不无困窘地走动，经过门口时也不得不侧过身子，然后，随着衬裙一步一摇，她慢慢走到客厅里坐在餐桌旁一张长沙发上，沙发立刻被她的宽阔的裙子所遮覆。她坐在那儿等着。餐桌后面站着侍者，为消磨时间他们不断地挪动整理酒瓶和盘子。客厅的另一端传来和谐的琶音，几个乐师正在一个小平台上演奏。薇奥拉纹丝不动地坐着，两臂伸开，摊放在裙子上，身板挺直，久久地凝视着一只盘子里的大个儿火鸡。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不过还有理由推测那些客人仅仅是迟到了，罗马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接下来又是一小时过去了，依然没人来，两个

① 委拉斯贵支（1599～1660），西班牙画家。